

贵州神话

贵州教育出版社

张克著



张克
著

贵州神话

三部曲

华美俊容
人约黄果树
咸的不一定是盐

贵州教育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神话/张克著. —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9. 11

ISBN 7 - 80650 - 094 - 4

I . 贵… II . 张… III . 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729 号

贵 州 神 话

张 克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字数 17.375 印张 435 千字

印 数 1 - 1,090(册)

版次印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650 - 094 - 4/I·11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寨测绘院 电话:6845622 邮编:550000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这是小说吗？是怎样的小说？为什么要叫“神话”？为什么写作的时间跨度这样长？弄清了这几个问题，就找到了解读这个三部曲的钥匙。

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只想到要把它写出来，没太注意要把它写成什么。我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当你读它的时候，就看你的感觉了。你觉得它是小说就是小说，你觉得它不是小说就不是小说，你觉得它是什么都行。

第二个问题，这三部作品不全是神话，但都具有神话色彩。华美俊容是个传奇人物，她能与两只小豹子交朋友、通感情，这不是神话吗？从黄果树瀑布顶上落下去的钟自明居然不死，其后还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这不是神话吗？还有山老、山妹这两个人物，通常也是在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人物。此外，一个小小野心家，利用几挑块盐和在树上埋下一把匕首做了一点手脚，居然煞有介事地做起大王来，不是神话，在现实中哪里找得到？

至于写作时间跨度长，那是因为那些年还在工作岗位上，抽空写写，又是三部作品同时在操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自然不可能完成。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有可挑剔的东西。

张 克

1999年10月2日

目

录

华美俊容 (1)

人约黄果树 (325)

咸的不一定是盐 (493)

引 言

我做了一个梦。本书的主人公来到梦里，向我作了一番袒露的叙述。她需要谈的很多很多。更奇怪的是，她第一次没有谈完，以后又再次三次地来到我梦里继续谈下去，直到尽兴。当我很耐心而又非常有兴趣地听完她的叙述后，她对我说：“张老师，我把我的一切，包括最隐秘的一切，都给你谈了，我把你看作我的忏悔牧师。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坏女人。”

我对她说：“在我看来，你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要说，你是一个复杂的女人：思想复杂，感情复杂，经历复杂……”

她的要求是合理的。

我的回答是真诚的。

因为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

有人说：丰富、复杂而又不乏丑恶的人性是上帝的馈赠，这馈赠我们无法拒绝。

我赞成这个说法。

是不是这样，请读者诸君读完她的故事以后，自己作出结论吧。

第一部 宝宝

最可爱的宝贝儿，也最可怜。

人家骂她“帝国主义狗崽子”

（华俊容自白：我的性格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像这样子泼辣，像这样子天不怕地不怕呢？我记得是这样造成的；我记得就在我满七岁那一年，我家妈带我到学校去报名读书……）

那是1953年，小女孩华俊容和她的同龄人一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人学读书的年龄：七岁。她的母亲华兰兰和别的家长一样，为了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为她做了新衣服，买

华美俊容

——一个中美混血儿的
遭遇、际遇和机遇



了新书包，作好了入学前的种种准备。

9月1日开学，报名提前五天进行。8月27日上午九点钟，华兰兰对女儿说：“宝宝，我们走吧。”然后就带着她，和其他家长一道，去新街小学排队报名。一个接一个地办手续。排在她们前面的人，除了一两个因为路段不合，不该来这所小学报名的以外，个个顺利。孩子们欢乐，大人们高兴，校园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轮到华俊容了。华兰兰笑脸迎上前去。坐在课桌后面接受报名的三位年轻的女老师，看见了华俊容，顿时活跃起来：“呀，这姑娘长得好乖哟！”“简直像个洋娃娃！”“鼻梁生得很高哟，头发还是打卷卷的！”

事情一经独特的发现，再经热情的评价，马上就引起了更多的人注意。报名处的秩序自然乱了，许多人围过来看这母女俩。从人群中不时传出赞扬声。华俊容低着头，显得害羞。华兰兰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满脸带笑，向周围的人们投去感激的目光。她自以为是好事儿，别人也以为是好事儿，谁也不会朝相反的方面想。

这时，有一个中年男子分开人群走了过来。人群中熟识的人说：“教务主任来了。”

教务主任显然是呆在附近的某一个房间里，专门等着来处理紧急事情的。

“散开、散开、散开！”他接连说了三声“散开”。他又大声地叫道：“请各位报名的家长继续排好队。秩序不能再乱了，再乱今天就报不完。”

报名要紧。家长们听了教务主任的话，又各自找到自己的位子。教务主任对着华兰兰说：“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同时指了指她的小孩，意思是叫她也跟去。

小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是很可怜的，虽然是新学年开始，仍显得陈旧不堪。

教务主任查问了华兰兰居住的街道和居民段、居民组。他发

现户口簿上没有男人的名字，更觉得这小孩的出身可疑。

“这孩子的爸爸呢？”教务主任问。

“她现在没有爸爸。”

华兰兰的回答令教务主任大为吃惊。在华兰兰来说，这是大实话，但这大实话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她太难表达清楚了。

“我是说我和她爸爸离婚了。”

“他在什么地方？”

“在苏州。”

“叫什么名字？”

“钱大明。”

“钱大明，孩子为什么姓华？”

“跟我姓。”

“钱大明是外国人吗？”

“不是。”

“像外国人吗？”

“不像。”

“那，孩子为什么这样像外国人？”

教务主任的问话把华兰兰逼到山穷水尽。她本想照实说算了，但又怕说出真情影响孩子报名。这种出身，这种社会关系，谁敢粘边？“仇视美帝”那条标语又刺了一下她的神经。她决心隐瞒，至少隐瞒到给孩子报了名再说。

报名处的老师来叫华兰兰去报名，华兰兰车身想走。

教务主任把报名处的老师叫到一边，压低嗓音说：“这孩子的出身情况很不清楚，为慎重起见，我得向校长汇报、请示。”他又走过去告诉华兰兰：“华兰兰，对不起了，你听着，今天暂时不给孩子报名了。你和孩子都不要背包袱，要相信党的政策，包括党的阶级政策。什么时候来报名，学校会到段上通知。”

教务主任怎么向校长汇报的，校长怎么决定的，华兰兰当然无

从知道。她只知道等过了9月1日，别人家的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开学典礼了，还没有来什么通知。

华俊容的上学就这样被耽误了一年。

第二年华兰兰又带宝宝去报名。这次她很老实，主动去找教务主任，坦白交代，把孩子的美国爸爸的情况说清楚。不过，她强调说：“孩子出生时那个美国人已经回美国，宝宝没有受过他任何影响。她完全是一个中国孩子，中国籍……”

“完全？恐怕顶多只有一半吧！”教务主任打断了华兰兰的话，用厌恶的眼光看了看华俊容，同时用厌恶的口气这样说。

华兰兰无言以对。

教务主任又以斥责的口气对华兰兰说：“去年我就一眼看出你不老实。这也不奇怪，还不是向那个美国人学的！”

停了一会，他又说：“不过，你总算把她的帝国主义狗老子交代了，也算你一点悔悟。但是，我要提醒你，你说得远远不够，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你这一身干净得很？”

华兰兰这一生是不好，是不干净。她从昆明远走苏州，又从苏州老远回到家乡，只以为和过去一刀两断了，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来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愈合了的伤疤又重新挑得流起血来？作为一个女人，她内心里苦不堪言。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她充满了愤怒。孩子报不了名算了，无非多给国家增加一个文盲，你怕只害倒宝宝自己？你怕只害倒我华兰兰？但是她决不接受这种凌辱！

“走，我们走！”她不再多说一句话，拉着孩子回家了。

这一年，除了证明教务主任的政治嗅觉灵敏、阶级立场鲜明以外，华兰兰失去得更多。宝宝又被耽误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有许多难听的话从学校传到街道上来了，从大人的口里传到孩子们中间去了。

“华俊容是高鼻子的私娃娃。”

“华俊容是一个小美国佬。”

“华俊容是帝国主义狗崽子。”

即便是一些同情这孩子的人，也无可奈何地说：“这个出身太恼火！”

华兰兰起初真想和那些存心侮辱她们母女俩的人对干。谁没长着嘴巴？你会骂人，我不会？转念一想，为了孩子，她忍了。对人嘛，能不撕破脸皮的时候还是以不撕破为好。

孩子可就忍不下来。宝宝自尊心很强。

其实，对她的美国爸爸的怨恨有谁能超过她？他对自己的妻子不负责任（她以为父母是正式结过婚的），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这给她们母女俩带来了多少痛苦！她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外国人。她是中国孩子，理应享有同其他中国孩子一样的权利。可是，外国爸爸不要她，有些中国孩子却老欺负她。

有一回，几个小孩骂得更离奇。这话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说华俊容的美国爸爸在朝鲜战争时杀死了许多志愿军叔叔。美国飞机来炸志愿军，没有炸着，被志愿军的高射炮打伤了，飞回去。假如没有华俊容的美国爸爸，那飞机就修不好，就不会再飞来炸志愿军。可是她的美国爸爸坏透了，积极得很，连夜把飞机修好。于是，又飞来炸，炸死了许多志愿军叔叔。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就是被那架飞机炸死的。这一来，仿佛连华俊容也有罪了，孩子们就骂她。

宝宝不依，就和他们骂起来。他们说：“你爸爸在朝鲜打我们。”她就说：“他是美国人，我管不着。我和我家妈是中国人。我家妈在这里支援过抗美援朝，捐过五块钱买飞机大炮。”他们笑。宝宝说：“你们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学志愿军叔叔，到朝鲜去？自己小不能去吗，叫你爸爸去嘛。去找美国兵算账嘛，去找美国总统杜鲁门算账嘛。今天来欺负我算什么英雄？难道我是美帝国主义？”

“你还嘴硬。你就是帝国主义狗崽子！”

华俊容更不依了。她指着一个骂她的小女孩说：“你骂我是帝国主义狗崽子，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崽子吗？你不要把我说得这样脏，把你自已说得那样干净。我家妈呢，只不过找了一个美国人，生下我这个人呢，像个美国人的样子，就被你们看不起，就遭你们骂。恐怕你家妈妈不晓得也是和这个乱七八糟，和那个乱七八糟，说不定还是和些反革命分子被枪毙了的乱七八糟，只因为都是和中国人，所以生下你像个中国人的样子，就没得哪个来管你……”

这一下果然灵验，以后小孩子们就不敢随便拿她当下饭菜了。

（华俊容自白：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还是要泼辣一点好。你越软弱，人家越欺负你，你凶一点，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转眼到了1955年，同一个月份的同一天，又是该去学校报名的日子。

这一年，华兰兰想，宝宝上学读书的年龄无论如何不能再耽误了。前年七岁，去年八岁，今年九岁。九岁再不开始读书，一辈子就完了。人家的孩子才满六岁，父母就要找熟人，讲人情，千方百计提前一年入学。不是说自己的孩子长得特别快，就是说特别聪明，总之，有破格提前入学的特殊条件。能够特殊一下当然好，能提前入学，就能提前一年毕业，就能提前一年进中学，就能提前一年进大学，就能提前一年参加工作，就能提前一年拿工资。一步提前，样样提前，这样的孩子多威风，这样的家长多体面。

可是回头看自己的孩子呢，华兰兰感到受到了特别不公平的待遇。论个头，论聪明，她的孩子不比别人的孩子差。说实话，就是比那些提前入学的孩子也强。可是，别说提前了，就是到了七周岁，按国家规定，该正正当当入学的年龄，他们就是不收。七岁不收，八岁也不收。

去年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华兰兰虽然把话说绝了，但是孩子的前途更要紧。气话是要说的，书更是要读的。她想自己的孩子这样聪明，也应当像别的孩子一样，读了小学升中学，中学毕业考大学，将来有个理想的工作。只要孩子能读书，她就是做牛做马、讨口要饭，也要挣钱来供给她。

这次去报名，华兰兰不想隐瞒什么，也不想和校方硬顶，她甚至不想自己出面。她对孩子说：“宝宝，我带你到学校里头，你就自己去报名，他们不给你报名，你就不走。这次赖也要赖倒他们，反正要读书。”

华俊容照着去做了。有人说挖苦话，她也不理睬，一心想着要读书。

教务主任没有出面。报名处的几个老师发着感叹：“呀，太可惜！这么乖的娃娃，两年没读成书，太可惜！”

感叹归感叹，他们有什么办法，真着难。

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

“你们把她收下，分在我这个班。”

报名处的几位当然是认识这位老师的。华兰兰倒是后来才知道，她是正规的师范毕业生，名叫骆雯，去年才调到新街小学来。她来校后听说不准华俊容报名入学的事，大为不平，公开说今年她要收这个学生。

华俊容也认得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去过她家，问过她妈许多事情，只是不知道她就是新街小学的老师，而且会和她的报名有关。

“这个孩子的情况我了解。孩子没有罪。父母有父母的过失，不能牵扯到孩子。我看过她家的户口簿，她母亲华兰兰和她都是中国国籍。她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华俊容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也是祖国的花朵。她有权利读书。也应该读书。我知道，许多老师都是喜欢她的，只是因为她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

杂，有的不敢要，有的不想要。现在我讲了，我要，收到我那个班。”

（华俊容自白：骆雯老师当时只有二十来岁，长得很漂亮的，有点像王丹凤的那个样子。我又喜欢她，又怕她，以后好多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她。）

她有演戏的天才，但人生 这场戏不好演

华俊容的读书来得不容易，她很珍惜，很用功，所以学习成绩相当好。

入学后的头三年，她很少有缺课的现象。骆雯知道华俊容家庭经济困难，她母亲华兰兰身体又不好，母女三人的生活来源全靠她后父钱大明每月寄给她妹妹钱晓英的十元生活费，还有就是母亲给人家织毛线衣、毛线背心，织围脖等，有一点收入。真够艰难的。寒暑假期间，话剧团看中华俊容的长相和机灵，要她去当小演员，骆雯是支持的。自己的学生能在这方面有出息，她高兴。华俊容在《马兰花》、《万水千山》中都担任过小角色，特别是在《马兰花》中扮演的那个小兔子，给骆雯印象很深。但是，她不赞成影响学习。华俊容才读小学三年级，不好好读书太可惜。

起初，华兰兰是赞成宝宝到剧团去的。她更多的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剧团能给宝宝发点工资补助家用。可是，剧团除了管饭吃以外，并不发钱。演员们很喜欢宝宝。有一个没有孩子的演员，把宝宝收做干女儿；还有一个演员要华兰兰把宝宝过继给她，华兰兰都答应。只要宝宝现在有好日子过，将来有出路，怎么都可以。宝宝也真乖，人家拿给她吃早点的零用钱，她也舍不得花，高高兴兴地拿来交给妈妈，补助家用。但是，宝宝也可怜。别的小演员家庭条件好，不是带面包、蛋糕，就是带鸡蛋，想吃就吃，还嫌这不好

那不好。她却是干挨饿，有时真饿得受不了。宝宝毕竟还是孩子嘛，有时也真不懂事，当那些小演员不在时，她见了那些东西，拿起就吃。吃过后呢，人家回来说东西不在了，她就如实地说，我肚子实在饿，是我拿来吃了。她还撅着小嘴说，反正只要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一定还你们。表面上谁也不和她怎样，暗地里，有些难听的话就说开了。有的小同伴还对她存了戒备。而抱养她的那两夫妻呢，一个敲大锣，一个管衣箱，在剧团里没有地位。那里的孩子们闹出什么祸事来，只要宝宝在场，不是她干的也要推在她的身上。她这个被抱养的孩子好受气哟。

日子太难过，华俊容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她就回家来向着妈妈哭。华兰兰呢，只要宝宝一哭她就心软。算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回家来，反正只要饿不死，就这样拖下去，只要把你拖大了，拖到十五岁，就可以去工作，去当学徒工，到那时就好了。现在还是去读书，不读书不行呀，你好不容易才得到书读的。

华俊容重新背起书包到学校去，去找骆雯老师。骆雯见了她，很生气，第一句话就说得非常严厉：“你还来干什么？”

骆雯接着说：“学校又不是旅馆，是可以随便进随便出的吗？你进学校容易吗？免学费是随便就可以免的吗？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口舌吗？喊你好好读书，放争气点。你是这样听我的话的吗？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晓得你是这样不争气，我当初真不应该帮你。你晓不晓得我的处境？你晓得人家是怎么说我的？去年反右派斗争，人家说我阶级界限模糊呀，立场不稳呀，为的是哪个？”

骆雯越说越气愤，说到最后越发严厉了：“你太不像话了，太不争气了，太辜负我的希望了。你不读你走！不要再来见我。”

华俊容真的离开了骆雯老师。

三天过去了，不见华俊容再去学校，骆雯感到不对头，决定来作这次家访。是钱晓英开的门。

华兰兰斜坐在床上，手里干着毛线活。